

The Migration of Jiangxi Hakka to Yunnan : The Re-emerging “Hakka Sphere” in Jiangxi<Special Theme : The Re-shaping and Non-shaping of Hakka Ethnicity : Perspectives from Anthropology>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3-04-0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飯島, 典子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10029

研究ノート Research Note

開發雲南礦山的“客話圈”江西人
——以江西吉安人為中心——

飯島典子*

The Migration of Jiangxi Hakka to Yunnan:
The Re-emerging “Hakka Sphere” in Jiangxi

Noriko Iijima

關於客家的礦山開發歷史研究的範圍幾乎僅限於東南亞之錫礦或金礦，主要是馬來西亞。可是在中國國內的客話圈與錫礦山的關係也不容忽視。從江西客話圈之一的吉安縣，到擁有世界屈指可數的錫礦之雲南的移民便是其例子之一。其實雲南的錫礦脈地帶與當地江西會館的分布重複的情況並不少見。雖然從江西到雲南的移民路徑尚有研究余地，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的歷史文獻已經言及江西人和其雲南的錫礦山開發。早在1930年代江西的吉安已被認為是客話圈，到1990年代後吉安人才有了自己的客家認同性。本論文考察中國國內也有從客家圈移民到錫礦山地域的例子，客家的錫礦開發歷史並不限於東南亞。

Historically, research on the Hakka people's relationship with tin mining was limited exclusively to Southeast Asia, mainly Malaysia. Howeve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people from Ji'an, a Hakka-speaking sphere located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also emigrated to Yunnan, which even today boasts the world's leading deposits of tin. In Yunnan, there used to be a number of meeting halls named after this population's hometown of Ji'an back in Jiangxi. Although the route by which people from Jiangxi migrated to Yunnan remains unclear, it is known that the Jiangxi miners were also deeply involved in tin mining in Yunnan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By the early 1930s, Ji'an was already regarded as a Hakka-speaking

*廣島市立大學

Key Words : Hakka, ethnicity, Yunnan, Jiangxi, Mines

キーワード : 客家, 族群, 雲南, 江西, 礦山

sphere. However, it was only after the 1990s that local people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Hakkas. This research on migratory patterns from the Hakka-speaking sphere to other tin mining regions within China prov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migration and tin mining areas is not limited to that found within Southeast Asia.

客家語圏出身者がマレーシアを初めとする錫鉱山の開発に深く関わっていたことは史実であるが、その方式は中国国内で世界屈指の錫鉱床を持つ雲南でも当てはまるのだろうか。江西側の文献からは断片的ではあるが民国時代に雲南から戻った「同胞」の記録があり、客家という紐帯ではないが、江西と雲南で人の行き来が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江西から雲南の錫鉱山地帯である蒙自への移住ははっきりと会館の数に表されており、雲南に客家語圏とされる江西吉安県の会館が江西会館とは別に存在したことは看過できない。2000 年以後には江西省吉安地区も客家語圏として情報発信を行っているが江西省としてはさほど大きな支援を行っていない。江西から雲南への移住は雲南側、とくに錫鉱山地区における江西会館の存在から裏付けられ、客家語圏出身者が錫鉱山を目指しての移住はマレーシアなど海外の事例に限った事でない証左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た。

1 序文	4 江西“客話圏”的復興運動
2 二戰以前日本關於江西礦產的調查	5 結語
3 遷徙雲南的江西人	

1 序文

中國自 1990 年以後才開始關注閩粵以外的“客話圏”。而客家研究泰斗羅香林在 60 多年前問世的經典之作『客家研究導論』（1992[1933]）中就明確指出：尋鄔、安遠、定南、龍南、虔南、信豐、南康、大庾、崇義、上猶為江西的純客話圏，贛縣、興國、雩都、會昌、寧都、石城、瑞金、廣昌、永豐、萬安、逐川、吉安、萬載、萍鄉、修水、吉水、泰和（羅 1992[1933]: 94）為非純客話圏。在日本也早已開始客家研究，尤其是『客家研究導論』對日本的客家研究影響甚大，為客家研究吹進了一股新風。二戰時期雖可見客家相關研究，但它不屬於學術研究，而是作為日本的二戰戰略的一部分，即華南地域調查和東南亞華僑研究。受此侷限，所以有關江西客家的情況幾乎無人問津與關注。不過，為了生產軍需物資的需要，日本政府也開始注意到江西豐富的礦藏，派遣數名日本工程師遠赴江西實地調查，令其提交

了數量不少的調查報告書。

雖然早於 1930 年代羅香林已將贛南與贛中分為客話圈（羅 1992[1933]: 94），但直至二戰結束以後到 1990 年代，江西一直未向中外積極地宣稱自己也屬於“客話圈”，換言之世界上開始關注贛南客話圈的時間僅有 30 年左右。原因之一是因為客家研究基本上是與華僑華人研究聯繫在一起的，而在內陸不屬僑鄉的江西客話圈和從江西遷徙到外省的人口移動等，並未引起中外的客家研究者之注目。同樣，在上世紀 70 年代改革開放以前，生活在江西南部的經濟中心贛州一帶的人也沒意識到自己屬於“客話圈”，直到 1990 年代仍未擁有作為客家人的認同性（河合 2019: 36）。其間儘管在江西的客家研究者也注意到『客家研究導論』的學說，但沒能引起更大的反響，所以江西本地的客家研究一直處於停滯不前的情況（周等 2007: 14）。

客家認同性有兩種一是從語言研究的視角判定客話圈出身者和其後裔的意識（客觀的認同性），二是出生地（祖籍）不一定被認定為「純」客話圈，但在自我意識上則自認為客家的意識（主觀的認同性）。通常，在沒有與海外華僑華人交流的客話圈是幾乎沒有機會出現「客家的認同性」的。不過也不乏例外，如四川省洛帶鎮。學者通過閩粵客話圈的族譜研究，發現了遷徙到內陸後被「移種」的客話圈的存在，由此洛帶鎮被省政府認定為「客家」鎮。

江西並不是如同閩粵那樣的「僑鄉」，而方言分佈也不像閩粵沿海地區那麼複雜，因此，江西人走出省外奔赴他鄉，定居後僅將自己認同為「江西人」或者按行政區來自稱為「贛州人」，並未加以細分。本論文討論羅香林認為的非純客話圈，尤其以吉安為中心遷徙到雲南生活工作的人怎麼認為自己的認同性，以及羅香林的客話圈見解與旅滇江西人的認識之差距。

現在江西仍擁有世界屈指可數的礦產，尤其豐富的鎢礦脈，更是馳名中外。清末民初不少江西人遷徙到雲南的錫礦山（從地質學來說鎢和錫礦脈常常重疊）。據關於雲南會館的研究，雲南不僅有幾處江西會館，還有江西中部的“吉安”縣會館。1990 年代末期，吉安地區客家聯誼會曾提議建立客家南遷紀念碑和主題公園，但並未提及吉安的礦產和吉安人移民到省外異鄉的歷史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根據上述內容，本論文將就以下兩點進行探討與詮釋，即探討在雲南自稱“吉安人”的江西“客話圈”的人是如何遷徙到蘊含豐富錫礦資源的雲南以及其足跡，同時也對他們是如何認知自己的做出詮釋。由此來試論“客話圈”的人與為開發礦山而移居他鄉的事例，並不限於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外國。

2 二戰以前日本關於江西礦產的調查

自二戰至今，江西以蘊藏有數量巨大的多種礦物資源而聞名遐邇，世人矚目。中國的鎢蘊藏量居世界第一位¹⁾。其礦床主要集中在江西與廣東的省界附近。鎢是提高鐵的強度、製造現代武器不可或缺的礦物。因此，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也把目光投向該地的鎢礦與其分布情況。其實，關於江西鎢礦藏日本最早在大正 3 (1914) 年福州領事館所寫的報告中就有提及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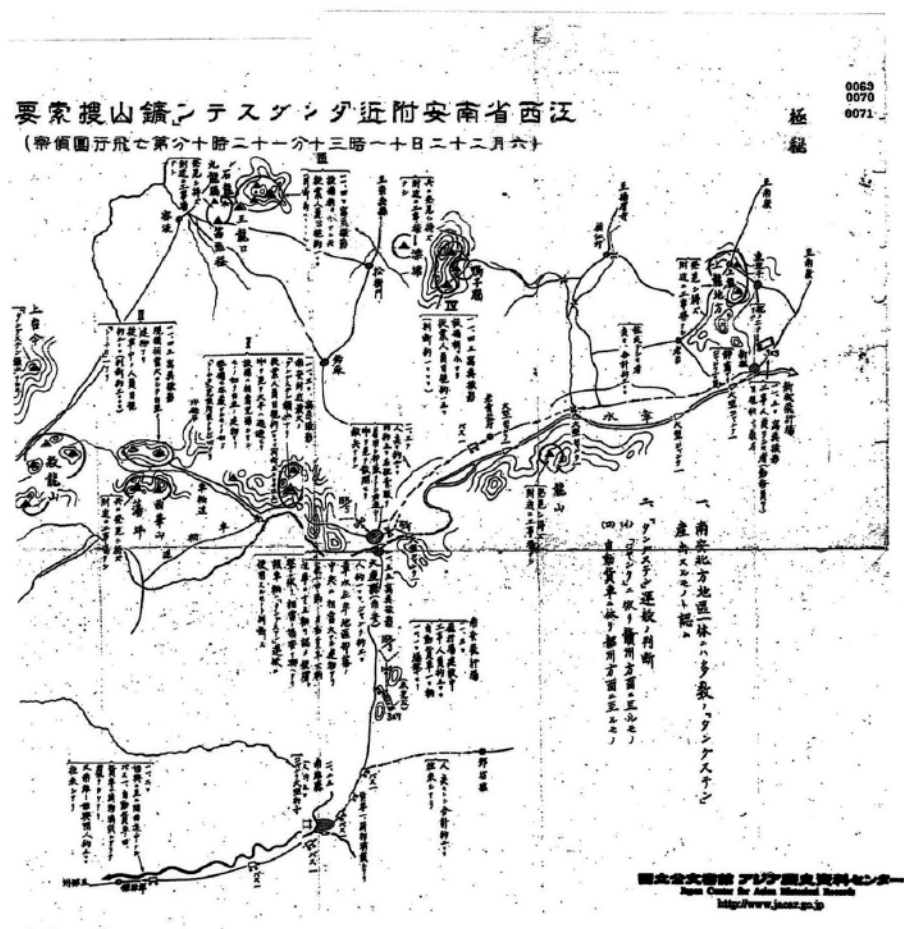


圖 1 江西省南安附近航拍圖
 C04123607500 「飛行機偵察に依る江西省大庾附近「タンゲステン」産出状況の件」 亞洲
 歴史資料中心 數碼資料

後來又在昭和 16（1941）年 4 月 10 日的陸軍報告書中講述了民國 6（1917）年在江西、湖南、廣東發現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鎢礦³。1941 年 6 月 29 日日本陸軍軍機對江西南部南安附近進行了航拍⁴，可以說日本為爭奪礦產資源，對江西礦藏的調查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軍事技術。

上圖是根據航拍資料而繪製的圖示，其內容並不一定十分準確，但可從中窺看出當時礦山等情況一斑。據圖 1 右下方的文字說明，可以得知從大庾運出的鎢礦去處有二：其一是用帆船運到江西南部的中心贛州，其二是用卡車運到湖南與廣東的省交界處的韶州。

早在 1930 年代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1992[1933]）中就已介紹了客家圈的自然環境，將其分為 5 類（地勢、河流、氣候、物產、礦藏）。關於中國錫的分佈，其錫帶由廣西東北部起直至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羅 1992[1933]: 111-114）。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最南端的大庾也屬江西客話圈。但這一學說與為開採鎢礦而關注江西的日本陸軍的研究以及在廣東帝國總領事館編纂的『廣東客家民族的研究』（1932），毫無關聯可言。不過日本陸軍與外務省情報部研究兩者有著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了調查掌握華南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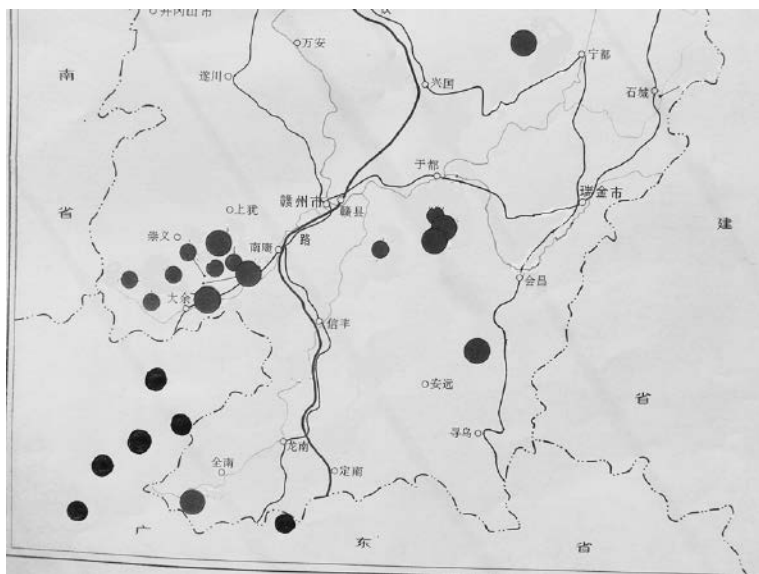


圖 2 江西南部錫鎢礦床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国鈷床發見史—江西卷』中国鈷床發見史·江西卷編纂委員會編 1996 無頁數標示

如圖 2，當時日本陸軍所掌握的江西南部錫礦床情況與現在江西省的礦床分佈情況基本相符。

3 遷徙雲南的江西人

至今有關從閩粵客話圈赴內陸地區，尤其遷徙到四川的先行研究已有數部論著（劉 1997；劉·劉 2001；陳等 2009, 2010）⁵。但是有關由江西遷徙至雲南的移民研究，據筆者所查僅有葉少玲的一篇（葉 2009）⁶。根據葉的研究，客家人遷徙至雲南始於元朝，其中韶山毛氏於至正年間（1347–1368）為避亂由江西吉州龍城（今江西吉安市）奔赴雲南（楊 2017: 105）。如上所述，雖說羅香林將吉安分為非純客話圈（羅 1992[1933]: 94），然而早在元朝的吉安人不可能就開始有了客家認同性，這一點，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不過在雲南旅滇「吉安」人的存在不能忽視，有關清末民初他們的活動將在下文論述。葉尤為關注元代至正年間（1347–1368）從吉安遷徙到雲南永勝縣的毛氏一族及其繁衍生存的後裔（葉 2009: 105），而據永勝的有關資料，現在該縣有人口 38 萬，其中約 70% 為漢族，在對 560 名祖籍為永勝漢族人的調查中，有 80% 的人自稱是客家人（葉 2009: 106），另外，在除了上述毛氏一族以外的同鄉人中，還有蔡、戴、郭、李氏也遷到永勝，至今已達 24 代（楊 2017: 105）。但葉通過實地的調查中，發現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性、風俗及民居都沒留下客家文化的印記與影響（楊 2017: 106）。葉的論文並未明示其實地調查的具體時間，分析對象也僅限於自江西吉安來到永勝定居的移民，但也提及到了遷徙到永勝的蔡、戴、郭、李等當地大姓氏族。明代以後也仍有漢族相繼接踵來到雲南，故此，我們也可以認為上述所論及到的客家人很有可能是來自省外的「客民」，而並不一定是從客話圈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後裔。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 SNS 的影響，客家人也會在無形中得到他們不會知道的「客家文化知識」（小林 2021: 85）。假設明代年間從贛中客話圈千里遙遙移民到雲南的江西人及其後裔也有互聯網及 SNS 的話，那麼他們感知和「發現」客家的認同性也許會不足為奇了。

葉未說明具體的「客家的特徵」是什麼，但我們可以從該論文得知，直至論文公開發表的 2009 年永勝客家並未受到海外「客家網」的影響。近年來為吸引華僑投資，以前不屬於「僑鄉」的城市也常常舉辦基本上為兩年一次的世界規模的客屬大會。2011 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召開的第 24 屆大會就是其中一例，但是，當

時從江西客話圈到雲南的旅滇江西人的存在還未引起全球的客家注目，所以也就無從詮釋和探討雲南與廣西的差異了。

為了了解明清及民國初期人口移動的情況，會館的歷史與分佈研究給了我們不少有益的啟發。如『中國會館史』（2002）介紹了上限為明代永樂 13（1415）年以後的會館的緣起、發展、繁榮和衰變以及與華人社會的關係。『中國會館史』以北京及其它工商城市為對象，就其會館的發展、特色等進行了分析研究，但對西南區域的移民會館僅提及一部分。而實際上會館分佈地域應以沿海沿河地區為多而廣，內陸腹地的分佈則少而稀。（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中國會館史』2002: 142）。然而，根據該書的論述，旅滇江西會館之種類比旅滇廣東會館和福建會館更為複雜，較正確地標示出了江西祖籍和在雲南開辦的會館，如雲南蒙自吉安公所、江西吉安人會館等。『中國會館史』2002: 132）提及，當時雲南的外省人會館共計 151 家，而江西會館多達 58 家，是位居第二的四川會館 27 家的兩倍之多，佔雲南會館總數三成以上，而位居第三的廣東會館僅有 4 家『中國會館史』2002: 139-140)⁷⁾。

這一統計分析是將雲南分為 5 個區域；滇中、滇東、滇西、滇南、滇北，其中在有著世界屈指可數的錫礦的蒙自（滇南）地區有 6 家江西會館，成為全滇最多會館的地區（『中國會館史』2002: 139-140)⁸⁾，遠超過位居第二、僅有 3 家的保山縣、騰越縣（表 1）。據『中國會館史』清末民初雲南移民會館的統計數字，滇南以外的移民會館不多，1 個縣大約僅有 1 家或兩家，所以只有蒙自有多達 6 家江西會館的這一情況值得我們關注。

另外，西川和孝在考察有關雲南礦山開發的研究中也有多處關於江西人的論述。西川根據康熙至光緒時期的『雲南縣志』和民國時期編輯的『新纂雲南通志』及雲南各縣、廳州的地方志，做了細緻統計並繪製了更為詳細的會館分佈表。據西川的統計，雲南各縣（州）的江西會館大致上各有一二家左右，而蒙自縣和開化府安平縣則多達 7 家，占雲南全省的首位（西川 2015: 102-120）。

西川還根據康熙和乾隆時期的『雲南通志』、道光時期的『雲南通志稿』、光緒時期的『雲南通志』、民國時期的『新纂雲南通志』以及縣·廳·州的縣志製作出雲南外省人會館的統計表。從西川的統計可以得知江西人建的會館大部分只用省名“江西”，也有幾個添加上縣名的會館，如“江西撫瑞州”（2）、“江西臨江”（1）、“江西南昌”（1），其中被稱為「江西吉安」的會館有三家，此外還有撫州、吉安別稱的江西會館各有 1 家。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旅滇江西吉安人在雲南的經濟活動的

表 1 雲南移民會館分佈及統計表

滇中地區	廳縣地域	江西	四川	湖廣	廣東	福建	秦晉	江南	貴州
	昆明	1	2	3	1	1	1	1	1
	太和	1			1				
	楚雄	1		1					
	順寧	2							
	雲州	2	1	1					
	緬寧	1		1					
滇北地區	姚州	2	1	1			1		
	會澤	1	2						1
	巧家	2	1	6	1				2
	思安	1	1	1	1	1	1	1	
	鎮雄	1	1	1					1
	魯甸	2	2	1					
	永北廳	2							
	白鹽井	1		1					
滇南	蒙自	6		2		1		2	1
	寧洱	1	1	1				1	
	威遠廳	1	1						
	文山	4		5					
	白鹽井 (滇北也有一樣的地名)	3	2	1					
滇西地區	保山	3	1	1			1		
	騰越	3				1			
	永平	1		1					
	龍陵	1	1	1					1
滇東地區	宣威	4	9	1					

資料來源：『中国會館史』方志出版社 2002 139-140 頁 筆者編著
 不含僅有 1 所會館的縣與廳

規模與範圍 (西川 2015: 102-120)。

與雲南相比，在清代江西雖然礦產資源非常豐富，但礦山開發卻甚是緩慢，鐵、煤、錳、銅、鎢、金、銀等眾多礦物中被開採的基本上僅限於金、銀、銅，而有關錫礦的勘察直到 20 世紀才開始展開 (中国鈹床發現史江西卷編委員會『中国鈹床發現史·江西卷』1996: 8)。

肖良凱的『會澤縣江西會館建築審美文化解釋』(2014) 從建築美學的角度分析了在滇的江西會館。肖良凱在書中介紹了雲南會澤縣的 4 個江西人建立的會館 - 江西會館、吉安會館 (建築現已損毀不存)、臨江會館 (現僅存一部分)、清江會館 (現

已不存)、豫章會館(現存)(肖 2014: 11; 13)。

記述內容雖短少,在民國時期的江西縣志中也有關於本地與雲南交流的紀錄。『民國吉安縣志』簡單地記述民國 18 (1929) 年同縣靖衛大隊隊長羅炳輝叛降紅軍的經過。縣長冷照昇本想將各鄉靖衛隊改編為縣靖衛大隊,委任羅炳輝為統轄“雲南同鄉”的大隊長,然而羅的部隊卻背叛縣長投降了紅軍⁹⁾。縣志只寫了“雲南同鄉”,所以難以判明他們是旅滇江西人還是旅滇江西人的後代,不過由“雲南同鄉”組建成靖衛大隊,由此不難想像江西人與雲南人相互往來的人數規模相當龐大。

接下來再看一下在雲南箇舊礦山工作的礦夫的情況。有關當時開採情況可以從 1947 年 Shih Kuo-Heng 撰寫的雲南錫礦山報告中窺看一斑。根據該報告,當時雲南錫的 90% 是從箇舊運出 (Shih 1947: 53), 而箇舊通往外地的交通非常惡劣。

箇舊與外部之間的交通極其不便。自昆明至(越南的)海豐距離為 30 英里,主要交通為窄軌鐵路,設備及其管理由本地鄉紳負責,由於設備與管理很差,30 英里的路程要花費 6 個小時之多,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火車運行時刻表了。有時兩三天也不開車運行,物資運輸主要靠家畜和苦力來承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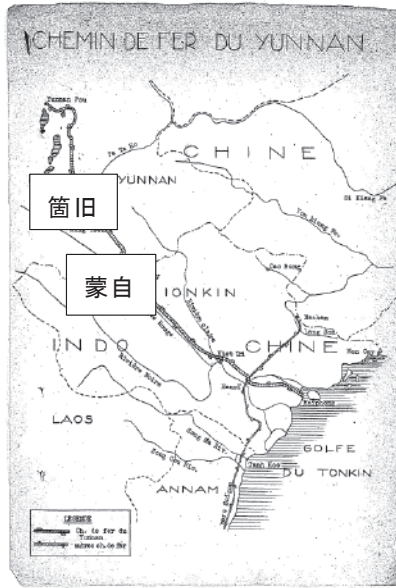
(Shih 1947: 54)

此外 Shih 還針對在箇舊工作的外鄉人難以融入當地的情況進行了描述。

雖然他們來到本地(箇舊)已過了幾代,但仍保持著故鄉的風俗習慣,每當重大節日來臨,都要返回故鄉祭祖,開採錫礦發財後給故鄉家人寄錢買地。小鎮(筆者:箇舊一城市?)不大卻有十幾個同鄉會,每個會都為教育其會員的子弟開辦了學校。

(Shih 1947: 54)

在筆者查閱的有關資料中,除了上述資料以外未發現當時其它關於在箇舊錫礦山礦工勞動情況的資料,故無法判斷 Shih 的報告是否全面與屬實,但我們可從中了解到在箇舊組建了不少小規模同鄉會的情況。雖然 Shih 未提到礦工的出生地(祖籍),但從表 1 雲南移民會館分佈及統計可以得知清末民初,箇舊鄰接的蒙自縣的江西會館最多,由此可以推定 Shih 所見所聞的箇舊礦工中應該包括為數不少的江西人。運輸錫到越南海防的滇越鐵路支線延伸至箇舊(圖 3),而其幹線則經由蒙自,由此可見箇舊與蒙自之間相距甚近。(表 1 中,民國時代的箇舊與蒙自兩縣的劃分至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Nihon Kindai Shisaku Kenkyūjo
<http://www.jinast.go.jp>

0280

F-0332

圖 3 滇越鐵路和其支線
 雲南（滇越）鐵道關係一件 B10074719900 14 頁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數碼資料

今未變)。

楊娟『近代雲南箇舊錫礦開發研究』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考察箇舊錫礦山的歷史變遷。據楊的分析，有關箇舊錫礦開採可以追溯到漢代（楊 2017: 31），但有省外人加入的規模性開採則始於清末光緒 13（1887）年間。清朝政府任命唐樹為雲南礦務大臣籌建招商礦務公司，派遣雲南士紳王煥熾為委員赴四川、廣東、上海等地開展招募商股（楊 2017: 108-109）。換言之，為開發雲南的錫礦，清朝政府只將目光投

向了四川等地，並未注意到江西的存在。另外，在箇舊經營香港的主要錫商之中也有不少廣東人（表 2·3）。

表 2 箇舊的主要錫商

商號名	經理人	創建時間
福興泰	李達生 廣東	1917
元興	黃之吉 廣東香山	1921
萬來祥	田灿南 雲南建水	1921
壁雅洋行(法)	桂海山 湖北	1927
億昌	廟鏡威 廣東南海	1919
龍東公司(法)	呂仲謙 雲南建水	1936

楊娟『近代雲南箇舊錫礦開發研究——基于國際經濟一體化視域』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7: 130。

資料來源：張肖梅『雲南經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 1942 年

表 3 香港的主要錫商

商號名	經理人	創建年數
馮登記行	馮香泉 廣東南海	64 年
志興錫號	麥鳳壽 同上	30 年
永康錫號	吳曉生 同上	30 年
利成錫號	郭榮三 同上	5 年

楊娟『近代雲南箇舊錫礦開發研究——基于國際經濟一體化視域』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7: 130。

資料來源：張肖梅『雲南經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 1942 年

上面的兩張表基本勾畫出旅滇錫商有關參與錫的交易情況，不過實際上江西人主要從事的是錫精練業。據楊的分析，直到 1940 年經營錫礦精練工廠的從業者，湖廣人約佔 6 至 7 成，江西人則佔 2 至 3 成左右，山（東）陝（西）人等外省的人則緊隨其後。這一情況基本上與 60 年前相同（楊 2017: 171）¹⁰。倘若楊的統計反映出的當時流通與精練概要可信的話，旅滇的江西人主要從事的是錫礦精練的工作，並沒有參與到錫的交易活動中。這與上述 Shih 所指出的基本相同，在箇舊的江西人僅僅是開採錫礦的工人，生活貧窮疾苦，根本不可能參與從事錫礦商貿交易。

除了有“世界客都”別稱的廣東梅縣與閩粵的客話圈僑鄉以外，改革開放以前幾乎看不到被稱作“客家故鄉”的地方。如序言所述，像江西那樣的內陸客話圈的人到 1970 年代才知道自己也是客家人，到 1990 年代才開始向海內外宣示自己屬於客家人的認同性。我們換一個角度，從雲南來看活躍在海內外的華僑華人恐怕要比

江西更為容易一些。

雖然兩者均屬內陸地區，但雲南有滇越鐵路（雲南箇舊至越南河內）¹¹，於 1910 年就已經開通，不僅如此，從河內到香港還有海上流通航路，人員與物資往來很是頻繁。所以說考察分析香港客家的活動情況，雲南要比江西更有地利之便。早在明治 43（1910）年箇舊錫就已被販賣到香港¹²。在滇越鐵路開通 11 年後，歷史上最的客家聯誼會，崇正工商業總會於 1921 年在香港成立（乙堂 1950: 3）¹³。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出當時通過錫的運輸和交易從箇舊到香港的人與物資交流應該是密切頻繁的。直至 1923 年，在雲南從事錫買賣交易的商人幾乎都是廣東人，但在其交易中肯定會與箇舊的江西人有各種交流活動，同時也會理所當然的與香港進行交流，儘管至今筆者並未發現二戰以前有關旅港江西人的組織與會館的活動記載。

1920 年代在香港的客家人最關心的是希望客家人成為正統的漢民族，以此獲得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客家華人的支持，而大陸的客話圈的動向並未引起特別的關注。1921 年香港崇正總會成立（乙堂 1950: 2）兩年後，編輯了介紹客家源流、語言與風俗的『崇正同人系譜』（羅 1992[1933]: 8）一書，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此書消除對客家人的偏見。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於 1953 年宣告成立，1988 年作為社團組織備案登記¹⁴。由此看來旅港江西人在香港的活動歷史並不是很長。

4 江西“客話圈”的復興運動

『客家研究導論』（1992[1933]）認為江西中部和南部也屬於客話圈，但如上述，當地人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 1990 年代才開始主張自己是客家人。2003 年在江西南部贛州的贛南師範學院成立了客家研究中心¹⁵，由此贛州作為江西的客話圈引起世人注目。1990 年代末期，江西中部的吉安地區也突然開始宣稱該地區為“客話圈”。1997 年江西吉安地區客家聯誼會向香港崇正總會發出倡議書，建議在當地修建客家南遷紀念碑和打造客家文化旅遊城的計劃¹⁶，但該倡議書中僅提到客家人在南遷之間一部分人定居到吉安的歷史，並未涉及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與雲南的關係¹⁷。換言之，1990 年代江西客家的主張與自我認知還處於初級階段，視野較為狹窄，還未關注到當地客家人遷徙他鄉的歷史與足跡。結果吉安地區建議的修建紀念碑的計劃夭折未果，反之，贛州在 2004 年建成了“客家鼎”的紀念碑（河合 2019: 37）。另外，吉安市政府對打造客家文化旅遊城的計劃也沒有特別的關注，至今仍未

見成果。現在筆者在日本查看最新的『吉安縣志』（吉安県志編纂委員会編 1994），發現縣內只對少數民族進行了統計，並未對漢族做出分類，由此可得知 1990 年代吉安市政府對本地客家人的存在關注欠缺不足¹⁸⁾。2020 年 6 月 6 日筆者再次在網上查詢江西吉安地區客家聯誼會，未找到該會網頁，可見現在吉安客家聯誼會並未積極開展活動。

再看一下雲南的箇舊和蒙自。如前所述旅滇江西人建的會館不少，其中在鄰接四川會澤縣曾經有於乾隆 2（1737）年建立（現已損毀不存）的吉安會館（肖 2014: 13）。

最後來探討吉安在客家遷徙歷史上有著何種意義。如今在有關客家歷史的研討會上，『客家研究導論』的歷次遷徙圖幾乎都會被介紹或引用，但隨著研討會舉辦國與地區的當地調查深入，逐步添加內容後遷徙圖變得更為詳細，但大部分途徑仍是沿用羅香林的學說。贛中的重鎮吉安作為向華南移民的重要中轉點雖有標示，但未揭示出向西遷徙的路線圖，客家人西遷的歷史與足跡也還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劉 1997）。

5 結語

二戰期間日本陸軍關注江西的目的在於其礦產資源，尤其是鎢礦，而日本外務省則將目光投向閩粵社會與華僑的關係。江西作為“客話圈”的認同與主張到 1990 年代才初見端倪，但有關當地客家人和文化的介紹研究開展不足，由當地遷徙到他鄉的歷史與足跡的探求更為欠缺。這與為數眾多的有關廣東客話圈的人遠渡到東南亞錫礦山的研究形成了鮮明對比。故此，我們認為江西客家人移民外鄉的途徑與歷史是值得關注開拓的研究領域。如上述，鎢與錫的礦床常常重疊，在江西南部開採鎢的、目不識丁的礦工移民到雲南後，他們肯定會將開採鎢礦的經驗運用到錫礦開採中。不過整體來看雲南的開採技術可能高於江西。在民國時代西南，尤其雲南的獨立意識高漲，唐繼堯 1915 年宣告雲南獨立。蔡鐸則早在 1911 年就向南洋華僑打探雲南礦業開發投資的事項¹⁹⁾。

民國時代，移居到雲南的客家人，尤其是出生在“吉安”的，以及參與到吉安會館各項活動的客家人，他們當時是否認識到自己是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來的超越同行、同鄉的相互間連帶感，應該與他們重視和普及教育有著必然的關係。

滇越鐵路早已於 1910 年開通，自越南河內到香港也有了海上的航路。儘管如此，1920 年代在香港崇正總會並未涉及有關移民到雲南的江西客家人的活動。這是因為當時香港客家文化興起的信息未傳到在雲南從事採礦的客家人耳中嗎？還是傳到了但並未引起他們的關注呢？若是如 Shih 的報告中所提及，礦工基本上不從事從滇到香港的錫的運輸，而只一心想發財後寄錢回故鄉的話，那他們也就不會在乎什麼香港客家人的動向了。

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探討挖掘。香港崇正總會原本是以弘揚客家文化為宗旨而創建的社團組織，香港大學賴際熙教授被選為首任會長（飯島·河合 2019: 90）²⁰，由此可以看出該會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主要主張是面向東南亞華僑，而身處中國西南邊境的客家人及其活動並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今後我們還要考察的課題有 3 個：一，江西人是如何遷徙到雲南的，具體的途徑是什麼？二，遷徙途中是否參與礦山開發？如上所述，有關清代遷徙到四川的客家人研究屢見不鮮，但筆者還沒發現關於四川客家人開採礦山活動的研究，這是值得深入挖掘探討的課題。

課題三是根據地質學有關從雲南延伸到緬甸的錫礦床分佈，考察來到緬甸的華僑是否加入當地的礦山開採？是否也有來自江西開採過錫礦的客家人？他們在參與礦山開採中，是否與以做錫礦交易為主的閩粵人發生衝突與對抗？此外，根據筆者調查至今未見有關世界馳名的緬甸翡翠開採與華僑相互關係的先行研究，甚至連介紹緬甸華僑簡史也不多見。這與馬來西亞印尼華僑相關研究的厚重積蓄不可同日而語。馬來的錫開採與客家的關係已成為客家研究的主要課題²¹。今後我們要將視野擴大，不僅繼續深入考察馬來西亞錫開採與客家的關係，更有必要關注緬甸華人與其他的東南亞華人在礦山開發參與上有何種不同和特色。

註

- 1) 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ガス・金属鉱物資源機構（JOGMEC）2021.1.21. <http://mric.jogmec.go.jp/reports/current/20080619/972/5>（2021.1.21. 查看）
- 2) 據大正 3（1914）年，福州領事官的報告，「台灣籍」林熊徵與福建省福州人蔡法平陪日本工程師野田勢次郎赴福建省安溪的煤礦調查，其後通過廈門去江西，調查同省有數的煤礦萍鄉。（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以後只表記但案號碼，檔案主題，但案頁數）B04011108500「支那鉍山關係雜件 調查書ノ部 野田技師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広東、広西調査 分割 1」No. 61-62。支那鉍山關係雜件 江西省ノ部 江西省 3. 餘干炭鉍、B04011118400 也是關於江西礦山的資料，但內容是大正 3（1914）年採煤的現況報告。
- 3) C13071172200「江西、湖南、広東三省ニ於ケルタングステン埋蔵量トソノ比較」。

- 4) C04123607500「飛行機偵察に依る江西省大庾附近『タングステン』産出状況の件」。
- 5) 陳世松等『大遷徙——“湖広填四川”影響解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陳世松等『大遷徙——“湖広填四川”歴史解読』這幾年不少四川客家研究發表，現在成都郊外的洛帶鎮為「西部客家第一鎮」古跡遍地，成都旅遊點之一。陳世松提出遷川前原籍在江西吉安的家族族譜兩件。（2010: 118-119）。
劉義章・劉正剛主編『成都東山客家氏家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劉正剛『閩粵客家在四川』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
- 6) 葉少玲 2009「雲南永勝客家史研究」『雲南農業大學學報』卷3
- 7) 『中国會館史』方志出版社（2002: 139-140）來源是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525-527）。
這是對先前研究的引用，來源是雲南省縣志。
雖然來源的縣志書名都記明，但沒記載編輯年代。
- 8) 來源是藍勇 1997『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525-527頁。
筆者曾找『西南歷史文化地理』中的「雲南移民會館分布及統計」之出典『統蒙自縣志』，但雲南大學圖書館也無藏書。
- 9) 李正誼編『民國吉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西府縣輯 63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6 卷一 大事志二十九 京都女子大學收藏。
- 10) 傳引自曹立瀛・王乃樑『雲南箇舊之錫鉞』『雲南省工鉞業調查』之6（1940）8頁但筆者未見。
- 11) 昆明與越南河內之間的鐵路，1910年開通。
- 12) B11091635400 香港輸入雲南錫ニ関スル報告ノ件 明治43年7月。
- 13) 乙堂「香港崇正總會史」『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編印 1950 3頁。
- 14) <http://www.hhlink.com/link/www.jiangxihk.com/%E6%B1%9F%E8%A5%BF%E7%9C%81%E6%97%85%E6%B8%AF%E5%90%8C%E4%B9%A1%E4%BC%9A> 江西省旅港同鄉會 海外導航網 2020.1.1.
- 15) <http://hakka.gnnu.cn/5693/list.htm> 贛州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 中心概況 2020.1.24.
- 16) 『中国江西省吉安地郷客家連誼會 關於興建客家南遷紀念碑為主導的客家文化旅遊城的項目建議書』香港崇正總會所藏資料「江西 1997-2006」。
- 17)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35-36頁 1950『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 18) 吉安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吉安縣志』新華出版社（1994: 116-117）
本地的少數民族只有畚族、回族、壯族、滿族、蒙古族、苗族、瑶族、土家族的記載。
- 19) 『雲南近代鉞業檔案史料選編（1890-1949）第三輯（上）』雲南省檔案局
雲南經濟研究所合編（1990: 59-60）雲南省檔案局所藏。
- 20) 2017年10月17日、據河合洋尚向余鵬春的採訪。（飯島・河合 2019: 90）。
- 21) 2018年9月15日 臺灣客家文化館舉辦「錫金歲月-客家馬來西亞錫礦展」，開展的期間是1年。

參照文獻

〈中文〉

- 陳世松等
2009『大遷徙——“湖広填四川”影響解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大遷徙——“湖広填四川”歴史解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劉義章・劉正剛主編
2001『成都東山客家氏家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劉正剛
1997『閩粵客家在四川』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藍勇
1997『西南歷史文化地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香林

1992[1933] 『客家研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肖良凱

2014 『会沢県江西会馆建築審美文化解説』雲南大学碩士論文（雲南大学図書館蔵）。

楊娟

2017 『近代雲南箇舊錫礦開發研究——基于國際經濟一体化視域』武漢：華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葉少玲

2009 「雲南永勝客家史研究」『雲南農業大學學報』3(3): 104-107。

中国會館志編纂委員会

2002 『中国會館史』北京：方志出版社。

中国鉱床發現史・江西卷編委会編

1996 『中国鉱床發現史——江西卷』北京：地質出版社。

周建新等

2007 『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地方志）

李正誼編

1996 『民國吉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輯 6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吉安県志編纂委員会編

1994 『吉安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會館資料）

乙堂

1950 「香港崇正總會史」『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pp. 1-67，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羅香林

1950 「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檔案）

雲南省檔案会・雲南經濟研究所合編

1990 『雲南近代鉱業檔案史料選編（1890-1949）第三輯（上）』雲南省檔案局所蔵。

「江西 1997-2006」

『中国江西省吉安地郷客家連誼会 關於興建客家南遷紀念碑為主導的客家文化旅遊城的項目建議書』香港崇正總會所蔵資料。

（網頁）

贛州師範学院客家研究中心 中心概況

<http://www.dfwk.com/Article/yjjg/201406/579.html>（2022.5.21. 查看）

海外导航网 江西省旅港同鄉會

<http://www.hhlink.com/link/www.jiangxihk.com/%E6%B1%9F%E8%A5%BF%E7%9C%81%E6%97%85%E6%B8%AF%E5%90%8C%E4%B9%A1%E4%BC%9A>（2020.1.1. 查看）

〈英文〉

Shih, K.-H.

1947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in-Mining un Yunnan. *Pacific Affairs* 20(1) 53-61. 香港大學收蔵（電子資料）

〈日文〉

飯島典子・河合洋尚

2019 「第 29 回世界客家大会の会議参加報告」『華南研究』5: 89-95。

在廣東帝國總領事館編

1932 『廣東客家民族の研究』東京：外務省情報部。

河合洋尚

2019 「客家のゆりかご——贛州」飯島典子・河合洋尚・小林宏至著『客家——歴史・文化・イメージ』pp. 34-37，東京：現代書館。

飯島 開發雲南礦山の“客話圈”江西人

小林宏至

2021 『『伝統文化』をめぐるメディア人類学のフィールド—中国客家社会に於ける福建土楼閣を事例として』藤野陽平・奈良雅史・近藤祉秋編『モノとメディアの人類学』pp. 77-94, 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西川和孝

2015 『雲南中華世界の膨張—プーアル茶と鉱山開発にみる移住戦略』（アジア文化叢書）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

（網頁）

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ガス・金属鉱物資源機構（JOGMEG）2021.1.21.

報告&レポート中国タングステン産業の現状2008年47号 <http://mric.jogmec.go.jp/reports/current/20080619/972/>（2021.1.21. 查看）

（數碼資料）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B04011108500 「支那鉱山関係雑件、調査書ノ部、野田技師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広東、広西調査 分割 1。

B04011118400 支那鉱山関係雑件 江西省ノ部 江西省 3. 餘干炭鉱

B10074719900 雲南（滇越）鉄道関係一件。

B11091635400 香港輸入雲南錫ニ関スル報告ノ件 明治43年7月。

C04123607500 「飛行機偵察に依る江西省大庾附近『タングステン』産出状況の件」。

C13071172200 「江西、湖南、広東三省ニ於ケルタングステン埋蔵量トソノ比較」。